

运河滚滚入海来

□ 谢勇云



钦州穿尾海。黄浩云 摄

【编者按】11月14日至16日，由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文旅厅主办，广西作家协会等单位承办的“诗画广西·纪录平陆运河”文艺采风活动成功举办。来自全区的诗人、作家走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现场，了解运河建设情况，并深入中华茉莉园、伏波庙、旧州镇钦州故地等地，考察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本期从中选登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隋开皇十八年，远在天涯的安州易名为钦州。为什么叫做钦州？有一种说法是因隋文帝的“钦定”，有一种说法是因那条绕城而下的钦江。

“钦江秋色净无烟，直下东城赴海壖。”这是钦州籍壮族文豪冯敏昌对母亲河的印象。钦江发源自灵山洪崖都罗阳山，绕州治而东，出龙门入海。这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遥望的方向。这一路润泽，将两岸泼墨成一幅百里锦绣图。中国荔枝之乡、香蕉之乡、奶水牛之乡、果园鸡之乡、大蚝之乡……一幅幅唯美影像依次出现在画卷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隐隐传来的背景声，是古盐道旁祈福壮威的烟墩大鼓，是水村山郭庆余年的岭头戏，是八音，是采茶调。静好岁月中，人们唱过春歌唱秋歌，唱过山歌唱海歌，山歌好比钦江水，好日子天天都放在歌里过。

古时钦州“南临大洋，西接交趾，去京师万里，故以天涯名”，是朝廷流贬官宦的理想之地。韦贤贞、张说、崔神庆、房融、宋之问、李邕、陶弼、岳霖、岳正、林希元……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们各人怀着不同的心情，经钦江上岸，走进了古安蛮荒的历史中，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放下心中的怨念，办儒学，劝桑农，以拓荒者的身份为这座闭塞的边陲小城推开一扇扇小小的窗户，一阵阵中原之风袭来，那条长久干枯的文明河床，逐渐滋润起来。

即便如此，外地人仍对这条河流知之寥寥。钦江对此似乎也没放在心上，就这么不急不躁地舒展身姿。

来到钦州城，钦江转了个大弯，从这个角度看，弯了个大弯的钦江就像英雄拉满的一张弓，在蓄势等待着那一声箭响。民族英雄刘永福的旧居三宣堂就在这里，与城北另一位民族英雄冯子材的旧居遥相守望。英雄家门前的河流，是绝对不可能没有血性的。三宣堂前龙眼飘香雪，刘永福和冯子材两位战场上曾经的对手，却

又是命中的亲家，率领成千上万钦州子弟驰骋斩杀外敌之后，系马促膝，谈笑风生，森森余波中，残阳如血。

江的对岸，是“火生六百载，焰接五千年”的钦州古龙窑。明代，钦州城墙需加固，州府颁布公告广招四方窑工能人，横州永顺的张国泰、莫国麟、苏田董、刘昌贤、颜文秉五人应聘而来。因烧砖任务繁重，五姓人又邀同乡卢、袁、王三姓缸瓦人加盟，他们合力建造了两条各长30米的龙窑，既烧城砖，又烧煲、缸等日用品，此时城砖烧造任务已大体完成，各姓考虑日后生计，也分别建造了自己的龙窑。钦江龙窑的前世，就是这样将这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联结在一起。龙窑后来所烧制的，是中国四大名陶中的钦州坭兴陶，不施釉却千彩窑变，刚烈如钢。与其他陶类品种不同，在选泥的过程中已经决定了这种陶器的令人着迷的另类。选泥的灵感来自一个美丽的传说，男主角是一片叶子，女主角是一朵花，他们本来同栖一枝，一阵狂风暴雨生生拆散了他们，情哥魂断河西，情妹化泥河东，于是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很多年之后，坭兴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将他们重新揉合在一起制成坯料，骨肉相连，成就了今天的坭兴陶。这种泥坯，刚柔相济，质地细腻，非常适合运刀刻写，在各类陶泥的雕刻性能中独树一帜。犹为震撼的是，制成的陶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窑变而来的自然陶彩更是一绝，他们是在旁若无人地表达那种久别重逢、刻骨铭心的爱。

文脉的根，英雄之魂，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早就读懂了钦江的魅力，将他一生中五次出游的后三次都交给了这座满江飘满粤曲的岭南小城。钦江，是大师记忆中抹不去的一段温情，桨声灯影里，歌女浅吟低唱，裹挟着阵阵别样心绪。“客里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此生再过得应无分，纤手教依剥荔枝。”此生再过得无分，别时归途依依，最后一次离开钦州，大师沿钦江

经久隆，走平吉，过旧村，抵陆屋，陆道步行八十里至沙坪，再买舟赴横州南乡，已记不清有过多少次回眸。这一程，走的是当年的邕钦古盐道。

钦州州城曾三度建迁，第一次是临江而建，朝廷为削弱已威震岭南的宁氏家族的势力，将州城迁至钦江上游，距今刚好是一千年前的宋天圣元年，才又迁至如今濒海所在，这个建迁轨迹，和齐白石大师的返程相重叠。整个建迁史，都说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远海而弱，濒海而生。迁城，是最朴素的“向海”意识在苏醒。

虽然仍是濒海而不临海，但腥咸的海风已可顺畅地长驱直入，宋代广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场之一钦州博易场，也是唯一一个通海的钦州博易场就在钦江古城旁。钦州以接壤交趾的地理优势，“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交趾或域外商自海港出发，沿崖而行，朝发暮到。交趾自古就是南洋贸易中转站，而钦州则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两地相互成就了宋代国际贸易的繁荣。在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述中，当时这里国外客商云集，“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这已是今天自贸区的雏形。历史就是如此惊人地相似，随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挂牌成立，众多似曾相识的元素，都使人想起宋代钦州博易场。当时是广南西路三大博易场之一，如今这里也是广西自贸区三个片区之一，而且是三个片区中唯一临海、面积最大的片区，占广西自贸区近一半，它的未来，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门户港、向海经济产业集聚区、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区。

进入二十一世纪，钦州城突然像老树爆发新枝，渐次向大海延伸。城区东进南拓，以钦州古八景之“一江横带”为起点，古城以南开始编织新城经纬，沿着钦江一路向南，朝着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始连接，一体化互动发展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城与海之间那一段诗意的留白，遇

上了今天史诗般的崛起，白石湖片区，茶山江片区，沙井岛片区，葵子江片区，辣椒埕片区，每个片区开始了姿态各异的叙事，而最终，它们会组成一组组诗，城区“临海不见海”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钦近东盟，共赢之州”，一个面向东盟的国际化滨海新城正呼之欲出。这是钦江新时代向海而生的新篇章。

钦江入海处，珍稀的中华白海豚在这里成群自由游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生态红线的另一隅，那片荒芜的滩涂，在临海产业方面已完成了质的“窑变”。

历史中的很多巧合其实是必然。刚刚动工建设，被誉为“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进入钦州的起点，竟是钦州曾经最遥远的州治所在地旧州镇。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全长约135公里，其中钦江段120公里，她是对当年齐白石大师返程所走的邕钦古盐道为思路进行拉直拓宽，是钦江两岸人民做了上千年的好梦。当年徐霞客的惊鸿一瞥，以及国父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电光石火般的触及，都成为了今天千年梦圆的中证。广西的经济版图将因此以“一河贯通，八桂向海”的格局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迎接更不可思议的未来。百里钦江，也将在一幅渐次展开的“建大港、壮产业、造滨城、美乡村”长卷中挥毫泼彩，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魅力之城，百里钦江，千年人事，皆入画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歌词作者田汉面对“宋迹三迁”的天涯亭，一首诗涌上心头：“运河滚滚入湖来，没字危亭草满阶。词客分明怀故土，钦州何必是天涯？”诗人所料想不到的，是他当年挥就的“运河”两字，在钦江两岸人民炽热的目光中渐进高温，产生了千彩窑变。

钦江出海口，曾经的天涯，当然不会是钦江的归宿，这是钦江的另一个起点。

密码

□ 罗南(壮族)



猛然看到那片花海。不，是一片绿，纯粹的绿，半朵花也没有，就这样张扬地，铺天盖地地，从我眼前蔓延开去。解说员说，每年四月到十月，这里开满茉莉花。那片花海就倏然跳入我脑海里。花是白色的，白得近乎剔透，每一朵都是我双瓣、小小的，铺在枝头，有幽香。同样是铺天盖地的幽香，像风，或浪，跟着花海一道儿把我席卷。那是我想象的花海，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花海。我站在那片无边无际的绿里，想象那片花海时，广西横州市的冬天刚刚到来。

又想起那个女孩儿。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了，女孩儿坐在窗前，在小桌子上摆开一把茶壶，两只小茶杯，娴熟地洗茶、泡茶。那是三四月份的北京午后，阳光灿烂，鲁迅文学院的小院子里，玉兰花开得正盛。我和她临窗而坐，在宿舍里——宿舍很小，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两把小椅子，便是全部。我们常在午后，临窗而坐，喝着茶，聊着与文学有关的事。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此后很多年里，每一个进过鲁迅文学院的人，内心深处都会留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专门用来存放那样一个落满阳光的午后。

有幽香。是茉莉花的香——专属于盛夏时节，茉莉花绽放的馥郁芬芳，从杯子里逸出。我

端起茶杯，汤色清亮，抿一口，沁人的香，沁人的醇。只是看不到茉莉花朵。我曾泡过玫瑰花，或金茶花，或别的什么花，几朵干花放进杯里，腾着热汽的开水倒进去，花便活过来了，在杯中旋转轻舞，次第开放。我已忆不起汤色茶味如何了，或许那并不重要，花开着就好，赏心悦目。我曾以为这就是花茶。那个遥远的北京午后，我突然看见了浅薄。

我对茶自是不陌生的，我的家乡广西凌云县就是中国名茶之乡，凌云白毫茶是每一个凌云人的骄傲。我对横州市的茉莉花也是不陌生的，凌云白毫茶作为茶坯，与横州茉莉花结合，制成花茶，远销全国各地，走出国门。横州茉莉花能走多远？每一个横州人都会告诉你：全球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出自于横州。

那个阳光璀璨的午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凌云白毫茶与横州茉莉花之间，还有一个关于“窨”的制茶工艺。那是花与茶的密码。破解这道密码的人，从远古，一辈辈走来，走到现在的人，便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继续坚守着这个关于花与茶的恒久秘密。

传承人七十多岁，脸膛红润，他的笑总是浅盈盈的一点，却溢开去，流淌一屋，盛满一屋。岁月在他身上，日复一日地叠加，把茶的秘密说与他，把花的秘密说与他。他的双手，从少年时就一遍遍从花朵的身上抚过，从茶叶的身上抚过。他在寻找花与茶的秘密。他的祖父曾告诉他，破解密码的诀窍只有七个字：蹉、塔、簸、窨、通、起、烘，而读懂它，除了需要漫长的岁月，还需要悟——有些人摸索了一辈子，仍一无所获，而有些人摸着摸着，有一天突然悟了，便也找到了。

他少年光洁的手，在一遍又一遍的抚摸中，被岁月割伤，裂成一道道皱纹。很多年后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他皴裂的指头突然间感受到了它们。是的，那些秘密，花与茶的秘密，他终于找到它们。

传承人信赖时光，他觉得时光里有密码。万物皆有密码。最好的茶叶出在春天，最好的

茉莉花开在夏天，因此，最好的茉莉花茶要在七月盛夏时才能制作。“制茶七字诀”中的前三步“蹉、塔、簸”是为筛选茶叶，后四步“窨、通、起、烘”则要将茉莉花香融入茶叶中。

传承人在竹匾里，铺上一层精心挑选的茶叶，再撒上一层当天采摘的茉莉花蕾，静置一段时间，让花朵与茶叶寻找彼此。

茉莉花通常在晚间开放，传承人便会用一整晚的时间来制作。在他的记忆里，有许多属于夏天的不眠之夜。此时，他蹲在竹匾旁，翻动着铺在竹匾里的茶叶和茉莉花——那都是些花蕾，欲开未开，呈虎爪状。花的香还藏在蕊中——待到暮色降临，花瓣慢慢绽放，那些香便会逸出来，与茶香纠缠融合。静置，翻动，再静置，再翻动，直到晨光泛起，茶叶中满是花朵的香气。最后筛去花朵，只留下茶叶，用炭火烘干，便算是完成了一次窨制。

筛到一旁的花朵，花瓣完好，仍是白得剔透，我双手掬起，送到鼻前，闻不到一丝香气。传承人笑说，这花没灵魂了。果真，细看之下，花是无神的，少了灵气，像是眼神空洞的人。莫非味道真的是花的魂？而此刻，花魂应正藏在茶叶中，与茶叶的灵魂融为一体。传承人说，茶为骨，花为魂。顶级茉莉花茶，花香要入骨，茶叶要保留茉莉花盛开时那抹最浓郁的香气，茶汤的口感要甘而不腻、清新爽利。

每隔三天，这样的窨制过程就会重复一次，直到完成九次。其实，四窨已属特级，而七、八窨的茉莉花茶，更是顶尖，九窨更是寥寥无几。传承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穷极一生，不断探索，就是要将茉莉花茶的灵魂完美呈现。这也是历代制茶师的梦想。九窨茉莉花茶，不是九次香气的叠加，而是香得恰到好处，让人品着茶汤时，感受到的，不是花也不是茶，而是茶树枝头原本就开着一朵茉莉花。

从选材开始，传承人就在不断破解密码。茶坯所选的芽头须得肥硕，茶芽要自带花香；花，自然是横州最好的茉莉花。九窨用的花，还须得是晴天下午采摘的饱满花蕾。讲究的制茶

师，雨天是不做茶的，遇上阴雨天，窨制就得延期，这就意味着很难有九窨出现——随着窨制次数的增加，不可控的因素越多，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制茶师须得细心每个阶段花与茶的状态，及时调整——气温、坏温、水分含量、分堆大小的把控，通花散热的时机、干燥火工的判断……这些，都在考验着制茶师的功力。

传承人说，九窨过程的把握，更多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他用眼睛能感知，用鼻子能感知，用舌头能感知。窨的时间不够，花香与茶香融不成一体；窨的时间多了，却也过香。这是一种“度”的把握——也许，这就是他祖父所说的“悟”。当他还是少年时，双手每抚过一次茶叶与花朵，这种感觉就渗入他身体一次，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丝丝缕缕的不断渗入，最后化为“悟”。

横州市是中国茉莉花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已达12.5万亩，年产茉莉鲜花10.2万吨，这巨大的量，仅靠手工制茶，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制茶机械化才是常态。人们迷恋手工制茶，我想，更多是迷恋制茶师对茶的专注和深情，当然，还有那变化莫测的窨制密码。

这一年，就在横州市的冬天刚刚来临之时，我站在这片绿海前遐想着花海，在这个名叫中华茉莉园的地方，我还看到了琳琅满目的茉莉花产品——它的丰富多样，又一次冲击了我浅薄的认知。茉莉盆栽、茉莉食品、茉莉护肤品、茉莉餐饮、茉莉药用、茉莉康养——横州市不断延伸的茉莉花产业链，能拉开一串长长的单子。

我来横州，其实是因为广西的千年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这条全长约135公里，沟通北部湾海运和西江的黄金水道，始于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我跟随一支采风团队，将要沿着这条线，一一遍访。建设运河的火热场景，让我心里有许多憧憬。平陆运河的建成，将极大缩短广西大部分沿江城市的出海里程，而我喜欢的横州茉莉花茶，从这条运河出发，将会比以前更快速更便捷地去往远方，有关于“窨”的密码，也会像风一样，被更多人知道。